

歐羅巴文藝叢書

戀愛三昧

挪威哈姆生著

施蛰存譯

881.457

881.457
6844.2

松
(挪威)哈姆生 Hamsun, K.

戀 愛 三 味

施 墊 存 譯



上海四馬路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 9 3 3

譯 序

既譯好了這本小小的名著，當牠將要出版的時候，忽然想起這似乎要在卷首給寫一些序文之類的東西。

對於文藝，我一向是以爲各人的欣賞力不同，所以其批判也當然有所不同。在這裏，我絕不想對於讀者有什麼暗示的關於本書藝術上的評論。因爲這還是讓讀者展讀一遍之後，自己去體會的好。

在西洋文學常識很貧弱的我國讀者中間，我恐怕不很知道此書作者北歐現存大作家克納脫·哈姆生的人還不少。所以，爲了想替這些親愛的讀者謀一點方便的

緣故，這裏可以把哈姆生底生平和這本小書大略地
紹一下

克納脫·哈姆生（Knut Hamsun）是一個鐵匠
底孫子，裁縫司務底兒子。在一八五九年八月四日，他
降生於挪威古特李朗斯達倫縣底洛姆地方。他底家庭
雖則很貧困，但牠底自然界的環境却很好。所以哈姆生
便在那著名的台薩瀑布旁邊，從小就領會了許多宇宙
間的神祕。

他底做裁縫司務的父親，名字叫做配台爾·斯珂
爾脫·哈姆生，因為除了克納脫·哈姆生之外，還有四
五個小孩子，所以漸漸地養育不起，而家庭經濟墮入到
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到克納脫·哈姆生四歲的時候，
挪威發生了空前的經濟困難，他們底家遂遷移到以
漁業著名的腦特·底洛福頓羣島（Lofoden Islands
Nordland）上了。在這荒涼的景色和簡單的漁人中
間，哈姆生一直長成到少年時代。有過一時，他寄居在
他底一個做牧師的伯父處，這位伯父是一個很嚴刻的
人，後來哈姆生曾在一篇題名一個妖怪的小說中，曾

回憶起那時候底工作及逃到墳墓裏和樹林裏去的時候的情景。

在他立志從事於文學之前，他曾在薄陀地方一汗皮鞋店裏做學徒。但是到後來，他不願意度這種生活了。便決定主意，上了放浪的旅途。他曾經有一時做過搬煤夫，築路工人，小學教師，和收賬員底助手。再後來，正如當時許多別的斯干狄那維亞後生一樣，他也想到美國去找找運氣看。

哈姆生到美國，是在二十四歲的時候。此行的目的他是想去做由台利安派的牧師的。但那知時運不濟（也許這正是使他成功的天助的運氣）他做了種種辛苦的職業，如街車的御者，農場工人，糖果店的小夥計，他都做過。在這個時期中，他很想在美國找一點文學的機會，可是始終沒有如願，這是使他感覺到貧困以上的絕望的。但他始終沒有放棄了文學的修養，據說他在芝加哥充當街車御夫的時候，老是衣袋裏攜出着一本袖珍本的詩集，而且當他耽於幻想的時候，他曾得到了站忘記打鈴，或甚至跌倒在乘客的身上。

某一旁晚，那時他正充當一家糴米店的夥計，因為

大聲呼號的緣故，竟嘔出許多血來，醫生診察之後說是患了急性肺病，只有三個月的壽命了。但他那時却沒有回國去壽終正寢的旅費，便不管怎樣，趁了車作三日的旅行。到了紐約，奇怪的是，在這旅途中間，因為被對面吹來的風把空氣猛烈地壓入肺中，他底病竟好了一半。後來回到挪威，再休養了幾個月，身體竟完全復元了。這是一八八五年的事。

回國之後的哈姆生，才專心從事於歷年來有志未遂的事業了。這期間，他發表了兩三篇小說，作了一本美國文學觀及其他小品。並且又曾作過幾次文學的游行演講，爲了他底富於幽默和機智的辭令，很使聽衆高興。

一八八六年秋，哈姆生再到美國，作時事雜誌（Verdens Gang）底駐美通信員。但爲了生活費不足的關係，他又不得不另外找工作做。於是他曾有一時做過在米尼亞波里思的挪威神父強孫（Kristoffer Janson）底祕書，又有一時曾在北大柯達（North Dakota）農場中做過工。在米尼亞波里思的時候，哈姆生曾想找機會作一度文學的演講，但這希望是終於被

拒絕了。於是他遂滿懷着對於美國的失望而回去了。

在歸途中，道出哥平哈根，他結識了一位日報的編輯愛德華·勃蘭狄斯，因了此人的介紹，哈姆生底大傑作餓的手稿，才得在哥平哈根的著名雜誌新土地上，署了假名發表出來。

兩年之後，餓的單行本在挪威出版了。文壇上哈姆生底地位已經不可動搖了。他陸續地寫了許多小說，詩歌，和戲劇。一八九八年，他在紐爾霍爾姆地方，找了一處僻靜的房子，一面過着他的農民般的生活，一面耽於幻想與創作。一九二〇年，領了諾貝爾文學獎金。於是他底世界的作家的名譽便正式地被估定了。但是，使我們不禁要慨嘆的，是美國的報紙上却登載道：“馬車夫領受諾貝爾文學獎金！”

本書底原名是“Pan”，這是出於希臘神話的一個典故。“Pan”是牧羊之神底名字。本書中所描寫的格蘭少佐，是一個安於野外生活，而厭棄虛偽的社交的人，同時他對於戀愛的態度，也是很野蠻（這其實應當說是熱烈的），大概是爲了這兩個性格，據我猜想起來。作者所以把本書取名爲“Pan”吧。本書與另一本題名爲

“Victoria”的小說，是被稱爲哈姆生所著的有牧歌風的兩種精品。哈姆生所著其他小說，如餓，土之生長等都是篇幅很多的大作品，其內容都是描寫人生的失望，焦慮和貧困，完全是非但寫作時要費力，而且使讀者閱讀時也得用心的寫實主義的傑作。獨有“Victoria”和這本“Pan”却完全是充滿着北歐所特有的情調的浪漫主義的小品。因爲自己過於喜歡了，所以把牠重譯了出來，雖然我譯得這樣地拙劣，但想來讀者多少總還可以從這本小書中欣賞到原作者底樸訥的風格，獨特的修辭，和北國的感傷。

一九三一、三月、譯者●

I

近幾日來我曾屢次想起那長日如年的腦特蘭的夏季。坐在這裏想起了那邊，又想起了我曾住過的那所草屋，又想起了那草屋後面的林木。於是爲了消度時日之故，便寫了些東西下來，以供自己娛樂，此外是並不更有什麼意義了。時間過得很慢；我不能要牠如我所欲似地過去得快些，雖然我們也沒有什麼事情悲哀，而生活得也儘量的愉快着。對於這樣的生活我是很滿意着，而我底三十年來却也並沒有什麼時期值得談到。

幾天之前，有某個人送給我兩枚鳥羽。兩枚夾在一

頁印着一個寶號券牒裏，蓋着一顆印信封束着。這是從一個很遠的地方送來的；從一個不必將此物再送回去的人那邊來的。這兩枚鬼怪的青色鳥羽，也使我感覺得有味。

此外，我也並沒有什麼不舒服，只除了不時地在右腳上覺得有些瘋痛，這是從好久之前受創的一個彈丸傷處來的。

兩年前，我記得，時日過得非常之快——無論怎樣比較總比現在過得更快。一個夏季在我知覺到牠之前便過盡了。這是在兩年前，在一八五五年。我想把這些我所遭逢到的事情，或是說我夢見着的事情寫述下來聊以娛悅我自己。唉，有許多在這時候的事情我全都忘却了，因為差不多到如今竟不大想起牠們。但我還記得那時的夜裏是很光亮的。有許多東西都好像奇怪而不自然的。一年十二個月——但夜幾像白晝一樣，天上從不看見過一粒星。我所碰到的人物也是很奇怪的，和我從前認識的那些人物有着不同的性格；有時候祇消一夜間就可以使他們從兒童時代榮長起來直到他們光耀時代，成熟而完全長大。這其間並沒有什麼魔法，只因

爲我以前却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類似的事。沒有。

在海邊的一所白色的，廣大的屋子裏，我曾遇見過一個人，她使我思索了一會兒。現在我並不常常想起她；並不有什麼時候多想起她一些。不；我已經忘記了她。但我想到一切別的事情：海鳥底啼聲，我底林中行獵，我底夜，和那個夏季的所有的溫暖的時間。總之，我底遇到她，祇由於一個最唯一的偶然的事情；沒有那事情，她這個人絕不會能有一天在我底思緒之內。

從我住着的那所草屋，我可以瞭望見一叢石磯，礁和小島，還可以望見一些海，一個淺藍色的山峯或者是峯一類的東西；草屋之後是樹林。這是一個大樹林；對於這種樹根和樹葉的香味，濃厚的從汁底香味，那是很像精髓底氣息的，我是無量地歡喜着。只有樹林能夠使我心中一切都安靜下來；我底心是堅強而又平和。我逐日地身旁帶了伊索普漫步在這些蔥蔥鬱鬱的小山上，我們所要求的祇是留着些地方以便一天一天地可以去，雖則大部分的地上還是鋪滿着白雪和軟泥。我除了伊索普之外沒有伴侶；現在是柯拉了，但在那時候我的伴侶是伊索普，我底那條後來我把牠鎗殺了的狗。

時常在傍晚，當我在整天地出去行獵之後回到草屋裏來的時候，我會感覺到那和善的，自家的感覺從頭到腳地穿滴過我身裏——一種愉悅的，小小的內心的搖撼。於是我便會把這情形講給伊索普，說着我們是如何的安逸。“那兒，現在我們應當生起一個火來，在火爐上烤一個雀兒，”我會這樣說；“你對於這事說些什麼？”於是這些事做了之後，我們便兩口兒都吃了一飽，伊索普便會悄悄地走到火爐後面的牠底老地方去，而我便燃着了烟斗在一條長凳上躺一會兒，傾聽着那樹木底無生氣的風聲。有一陣微風吹下向我底草屋來，於是我便能夠很清楚地聽到在遠處的後面的山岡上的一羽松雞的喧嘈之聲。除了這些之外，一切是很沉靜。

有好幾次我就是那樣地，全身穿著得整整齊齊，躺着入睡了，直到那些海鳥啼喚起來才會得醒。於是，打窗外望出去，我能看到那貿易站底宏大的白色屋，那西里侖特底浮碼頭，那我常常去買到麵包的店家。我會得在那裏睡一會，自己奇怪着我怎麼會來到這裏的，在一個樹林邊的草屋裏，遠遠地在腦特蘭底上方。

於是伊索普便會在火爐邊搖出牠底長而瘦的身

軀，響着牠底項圈，張開着嘴又搖着牠底尾巴，而我便跳將起來，在那三四小時的渴睡之後，完全地休息過了而心中充滿着對於每一樣事物的歡喜……每一樣事物。

有好幾夜便是這樣地過去了的。

原
书
空
白
页

II

雨和風——這些東西是算不得什麼。好幾次有些小小的歡喜能夠在一個下雨的日子來的，能夠使一個人轉身到什麼可以懷着他底快樂獨自個在着的地方去——站在這地方，一直向前面看出去，不時的溫和地大笑着，再向四周看看。在那兒想着些什麼呢？一扇窗上有一塊清淨的玻璃，一縷陽光在那玻璃上，一條小溪，或是白雲中間的一縷藍色的天底景色。所需要者，無過於此了。

在別的時候，即使很不平常的遭際也不能把一個

人從心境底幽鬱和貧乏中抬舉起來；一個人可以坐在一間舞廳底中間而被一切所冷淡，不關心，不感動。悲哀與歡喜是從一個人自己底心裏生出來的。

我現在記得有一天。我已走下到海濱去。雨驟然降下來了，我便躲避進一所船廠去坐一會兒。我口中稍微地哼着幾句，但並不是爲了什麼快樂，祇是聊以消度時間而已。伊索普也跟着我；牠坐起來聽着，我於是停止了嘴裏的哼響也聽着。外面有聲音；有人走近來了。一個唯一的機會——沒有再自然的了。一小羣人，兩個男子和一個姑娘，亂轟轟地忽然走進了我所坐着的地方，互相叫喚着又笑着：

“快！到這裏來罷，等雨停呢！”

我站了起來。

其中的一個男的穿着一個白色的襯衫假胸。本來是很軟的，如今又加之以被雨打濕了，於是便像袋似地垂下來了；在那個潮濕的襯衫假胸上有着一枚鑽石的扣針。他也穿着很長的尖靴，這看起來倒有些矯飾。我向他道了日安。這是馬克，一個商人；我認識他是因爲他是從那我時常去買麵包的店裏出身的。他曾請我

在任何時候去看看那屋子，但我可還不會去過。

“啊，是你，可不是嗎？”馬克看見了我就說。“我們正要上磨坊去，但現在祇得回去了。可曾看見過這種天氣——什麼？你什麼時候到西里侖特來看我們，中尉？”

他介紹給我那個和他一同的小黑鬚人；一個醫生，就住在山下近教堂那裏。

那姑娘微微地揭起了一些她底面幕，到她底鼻子為止，便輕輕地和伊索普談起話了。我留意到她底短外衣，我可以從夾裏和鈕扣洞上面看出這是曾經染過的。馬克也將我介紹給她；這是他底女兒，愛特華達。

愛特華達在她底面幕內看了我一眼，便又去和那條狗小語，於是牽着牠底項圈：

“那麼你是叫做伊索普了，你是不是？醫生，誰叫做伊索普？我所能記得的祇有那個寫寓言的人。他可不是一個弗里琪亞人嗎？我記不起了。”

我看着她，一個孩子，一個學校裏的姑娘——她很長，但美得無可言喻，大約十五六歲，長長的黑手並不戴着手套。好像她並不是在這天下午從字典裏看出了伊索普來，而是早已知道着這個的。